

续琵琶笺注

胡德平 赵建伟 笺注



中华书局

续琵琶笺注

胡德平 赵建伟 笺注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续琵琶笺注/胡德平,赵建伟笺注. -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
ISBN 978 - 7 - 101 - 08593 - 8

I. 续… II. ①胡…②赵… III. 传奇剧(戏曲) - 剧本 - 中国 - 清代 IV. I2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1116 号

书 名	续琵琶笺注
笺 注	胡德平 赵建伟
责任编辑	朱振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7½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 - 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593 - 8
定 价	86.00 元



曹寅《文姬归汉图》

花

鴨
日長眼易倦遠山青一匝遮莫解吳醒京江綠頭

州
風帆亦復幽煙花不可留長遊無一事三月下揚

題明妃圖

豐貂不煖女兒心琵琶自作關支語千年青塚黑
河深綠鬢文姬歸漢去君不見輜輶萬兩嫁烏孫
浴鐵千羣迎主婦東風野草華山畿鴛鴦雙宿韓
馮樹

曹寅《棟亭詩鈔》書影

凡例

- 一、本书校点笺注以《古本戏曲丛刊》为底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旧残抄本《续琵琶》影印）。
- 二、第二十一出题目原佚，“出塞”的题目是据卢前说补的。
- 三、第八出《报子》回目下无正文，只有“用《连环》内的《问探》”一句注文。《连环记》是明王济的传奇作品，共三十出，写董卓、王允、吕布、貂蝉之事。《问探》一出以吕布问、报子答的形式渲染刘、关、张的神武，并为下一出《三战》（“三英战吕布”）做铺垫；而《续琵琶》的《报子》一出（即《问探》）也为下一出《大战》（“三英战吕布”）做张本。因《问探》的主角是“报子”，所以《续琵琶》将此出题目名称定为“《报子》”。本出《问探》的戏文用的是中华书局 1988 年版《连环记》校点本。
- 四、剧本中的唱词部分，以加粗宋体字显示；念白、道白则为普通宋体字。表示科介的（即舞台提示）以〔 〕标出；凡整理者所加的，以（ ）标出。
- 五、遇有俗体字、异体字时，一般径改为通用字（如“搥”改作“捶”，“拚”改作“拼”），不出按语，亦不出校。
- 六、遇有明显讹脱时，径自改过（如“折书”改作“拆书”、“老”改作“老旦”等）而于注文中予以说明。
- 七、笺注字词，一般是于首次出现处出注，但根据具体语境亦间有例外者。

八、笺注本力图做到两点：一是希望一般读者及昆曲演职员能轻松读懂全剧；二是希望为从事戏曲研究、曹学研究及其他学术研究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学术信息。所以在笺注中，努力做到简明清晰和旁征博引。

前言

曹寅（1658—1712），清满洲正白旗人，字子清，号楝亭，又号荔轩。曹雪芹祖父。世为康熙近臣，曾任御前侍卫、仪正、旗鼓佐领、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后督理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政，累官至通政使。工诗词，擅戏曲，喜书画，精赏鉴，且富有藏书，校勘精审。传世有《楝亭集》、《楝亭五种》、《楝亭藏书十二种》和戏曲《北红拂记》、《太平乐事》、《续琵琶》等。

曹寅所作《续琵琶》传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此传奇虽经卢前、周汝昌、顾平旦、宋铁铮等学者做出过大量的挖掘考证工作，但迄今为止尚无可供红学爱好者阅读的校点笺注本问世，洵为憾事。笔者不揣鄙陋，历时一载有余，撰成《续琵琶笺注》，以飨读者，并就教于曹学方家。

在笺注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一些学术心得，现汇报如次。

一、避讳及残抄本年代问题

抄本避康熙玄烨讳，而雍正胤禛、乾隆弘历的讳没有避（如“镇日”、“弘农”都如字作，无缺笔），说明这个抄本的抄写年代是在康熙时。避讳分国讳、家讳两类。常用的有两种避法，一个是改字法，一个是缺笔法。比如剧本将“玄音”改成“元音”（见第三出《却聘》），将“传国玺”改成“传国宝”（见第十出《夺宝》），以避国讳康熙讳和家讳曹玺（作者曹寅父亲）讳，这是改字法。“玄德”的“玄”字

一律缺下面的一点，这是缺笔法。那么第四出《议立》中如字出现的“玺绶”的“玺”字有没有可能在最初的稿本中原是有缺笔的？这种可能是不能排除的（包括曹寅祖父曹振彦的讳，在第十出里“振”字亦无缺笔，情况可能是一样的），传抄者对家讳中缺笔避讳现象可能会忽略掉。第四出《议立》董卓唱：“身佩纛音高鞬入帝乡”，“音高”二字是“纛”的注音字，盖原稿本无此二字，当是抄本所加，最初应是以小于正文的字号标出，后辗转传抄，又误将小字注文错衍入正文。这可能说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本子不是最初的抄本，这大概也可以解释有些该避讳的字为什么没有避。

我们现在见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旧残抄本《续琵琶》影印本，卷首有清乾嘉时人查有圻藏书章，据网友考辨，藏章印文为“听雨楼查氏有圻珍赏图书”。细辨印章，所言甚确。

二、《续琵琶笺注》订正讹文举隅

抄本讹文的订正，包括讹字、脱字、注文衍入正文或念白误作唱词等。第二出《述志》“难吾生久抛怙恃”，“难”盖当作“叹”。大概是因“難”、“嘆”二字叠韵且形近而致讹。“俺只索携酒向元亭内闲寻究”，“元亭”，当即“玄亭”，与第三出《却聘》中的“元音”即“玄音”一样，都是避康熙玄烨讳而改。汉扬雄曾著《太玄》，其在四川成都住宅遂称“草玄堂”或“草玄亭”，亦简称“玄亭”。清方文《归里偕邓简之吴子远山行得巢字》诗：“白业闻僧梵，玄亭解客嘲。”清刘献廷《江沛思并诸同人小集》诗：“玄亭问字樽徒载，绣佛逃禅调自殊。”清孙枝蔚《挽房兴公朱姬》诗：“独坐玄亭肠易断，扬雄不止惜童乌。”

第五出《别女》蔡邕白：“不想被中常侍陈演陷害，减死流徙朔方”，“流徙”为“流徙”之讹。蔡邕唱：“我仕非未贫，只为权势相凌窘”，“未”，当作“为”。

第六出《歃血》袁绍：“某袁绍蒙曹使君推为盟主，若不并胆同心者，尤如此血”，众曰：“若不并胆同心者，尤如此血”，这两个“尤如此血”都当作“有如此血”，“有如”，是古代誓词中常用语。“有如此血”，即此血鉴之之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不与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杨伯峻注：“有如，亦誓词中常用语。文十二年《传》：有如河……意谓河神鉴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晚清蒋衍升刺指血书：“不清中原，有如此血。”众唱：“好支撑，半壁天”，“半壁”当作“半壁”。曹：“列位在此，谁作先锋，直抵泗水关下寨”，“泗水”当作“汜水”，第七出《斩雄》作“汜水关”，不误。

第七出《斩雄》“吾侪”，抄本原讹作“无侪”。

第八出《报子》报子唱：“肃宇宙，斩除妖，奋威风，扫荡尘嚣”，中华书局校点本据《古本戏曲丛刊》本及乙丑本在“妖”下补“孽”字，但其所据竹林本及《缀白裘》本皆无“孽”字。按：此句入韵，应无“孽”字。

第九出《大战》王匡：“俺们分投接战便了”，“分投”当作“分头”。吕布唱：“恼得我胆张毗裂寒毛𦍇”，“𦍇”原讹作“砑”（音扎三声，小块物）。“𦍇”音炸，打开，张开。清贪婪道人《彭公案》：“发根一𦍇，身上直冒冷汗。”

第十一出《谋卓》：“我等几上之肉，釜中之鱼”，“几”，原讹作“机”，桌子，案子。也作“俎上之肉”（砧板上的肉）。明梁辰鱼《浣纱记》第十九出：“你脱身虎窟，已非几上之肉。”

第十六出《请骨》吕布：“这凉州兵马，不可小觑了他”，“凉州”原讹作“梁州”，凉州即甘肃省西北部的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历史上凉州军的首领先是董卓，后是李傕、郭汜。

第十九出《被掠》：“旦拆书介”，“拆书”原讹作“折书”，拆开书信、打开书信。唐司空图《上陌梯寺怀旧僧》诗之一：“纵有人相问，林间懒拆书。”“老旦扶起介”，此处及下文的“老旦”原皆作“老”，当即前后文的“老旦”。

第二十三出《勤王》曹操唱：“神龙困，赤子遭迍”，“迍”原抄讹为“遭”。“迍迍”，困顿，不顺利。明冯梦龙《新灌园·太史收佣》：“帝王孙，遇迍迍，遭危困也。”清曹寅《不寐》诗：“虫畜苟知分，世运宁迍屯。”（曹寅《楝亭集·楝亭诗抄》卷四）

第二十五出《葬师》董祀唱：“心忙路遥，又不是孤身扑被无包

裹”，“扑被”疑当作“扑破”，是摔坏、摔破的意思。清初张潮《幽梦影》卷下：“使镜而有知，必遭扑破矣。”这句是说：自己不是只身无挂，随任跌摔，身上还背着老师的尸骨包裹。

第二十九出《徙帐》左贤王唱：“画角横吹，平沙万幕围”，“万幕”，原讹作“万木”，当从下支曲文作“万幕”，指成千上万的帐幕。唐杜甫《后出塞五首》：“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明末清初张潮《虞初新志·孙嘉淦〈南游记〉》：“伏龙以西，群峰乱峙，四布罗列，如平沙万幕，八门五花。”“《罕地锦裆》”，“罕”，原讹作“卒”。

第三十三出《入塞》文姬唱：“何面目阳关路再返香车，甚心情上马轿重整鸾靴”，“马轿”原抄讹作“马骄”。“马轿”，用骡马拉的轿车，在清代称为“马轿”，指的应该就是下文所说的“安车”。文姬唱：“为什么苔封了马鬣，草暗了荒榭”，“榭”原作“斜”，疑是“榭”的音讹。建筑在台上的屋子叫“榭”，这里应指坟堂。唐贾岛《寄武功姚主簿》：“荒榭苔胶砌，幽丛果堕榛。”南宋周密《绝妙好词》卷六《高阳台·落梅》：“环佩无声，草暗台榭春深。”

第三十四出《祭墓》李旺：“诈勾了长例门包，吃足了下程中伙”，“长例”，疑即“常例”，常规、惯例。“门包”，贿赂守门人的财物。“常例门包”，盖犹“常例钱”（按惯例官员、吏役向人勒索的钱财）。明叶子奇《草木子·杂俎》：“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文姬唱：“纵有遗书，一笔何曾补？纵有遗琴，一曲何曾抚”，此二“纵”字原作“总”，当是“纵”字音讹。董祀唱：“（灵呵），茫茫何处”，此二字原作正文唱词，准前面《孝南歌》曲牌的“（念儿阿），漂流戎虏”，此二字当作小字念白，即“（灵呵），茫茫何处”。董祀唱：“想天上楼城，召作金声赋；地下修文，名噪泉台路”，“天上楼城”，原讹作“天上楼成”，此出典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句。

三、《续琵琶》与《棟亭集》用语或意向相应处举隅

二者相应之处甚夥，现举例如次：

第一出《开场》的《西江月》说：“琵琶不是这琵琶，到底有关风化。”元代高明《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曹寅《楝亭词钞·念奴娇·题赠曲师朱音仙，朱老乃前朝阮司马进御梨园》词有“高皇曾赏《琵琶》”句（明太祖朱元璋曾赞赏高明《琵琶记》，认为其有益风教）。《西江月》下阕说：“捶破一群腰鼓，重弹几拍胡笳。茫茫白草卷黄沙，洒洒昭君冢下”，第二十一出《出塞》、第二十二出《感梦》写文姬祭奠昭君、昭君青冢示梦，都是将昭君、文姬并提。曹寅在《题明妃图》诗中，也是明确地把昭君与文姬并提，其诗云：“丰貂不暖女儿心，琵琶自作阙支语。千年青冢黑河深，绿鬓文姬归汉去。”（《楝亭集·楝亭诗抄》卷三）又曹寅诗也喜用“腰鼓”一词（也称“杖鼓”或“秧鼓”），如《人日集饮》：“漫教愁耳热，腰鼓过街频”（《楝亭集·楝亭诗别集》卷二）、《畅春苑张灯赐宴归舍恭纪》诗之四：“幸无邻比喧腰鼓，懒逐游人上堍桥”（《楝亭集·楝亭诗抄》卷八）、《腊月十六过南城留饮》：“市喧秧鼓竞，花暖鹿裘轻”（《楝亭集·楝亭诗别集》卷二）。

第二出《述志》：“何人可下陈蕃榻，此世休弹贡禹冠”，此与曹寅《临清闸听水》“一悟浮生灯影是，弹冠犹惜故乡尘”（《楝亭集·楝亭诗抄》卷一）诗句有合。

第三出《却聘》中唱词多与曹寅诗相应，最显明者有三处：其一，蔡邕念白说“年华半百须臾事，拂袖归山效采薇”，写蔡邕欲效伯夷叔齐隐居不仕，而曹寅《楝亭诗别集》卷二《见雁怀马伯和》诗云：“半醉犹携锺，长歌羨采薇”，透露出同样的隐遁思想。其二，文姬：“蝉乃清高之物，无求于世，还有螳螂来捕他，这祸机真不可测也……这弦中变音堪为警悟，似教人藏身须固”，以蝉写忧患和警示，与曹寅《楝亭诗抄》卷二《闻蛙》诗有合，诗云：“我官同蝮氏，清夜听闲冷。忽忆寒蝉号，西风发深警。”其三，蔡邕唱“箕子佯狂，接輿无赖”，是说自己欲效“楚狂”隐士接輿，此与曹寅《楝亭集·楝亭诗抄》卷一《送程正路之黄陂》“举簪黄州近，全身问楚狂”、《楝亭集·楝亭诗别集》卷二《哭醉行》“枯木晚饮器，放诞为佯狂”诗句有合。

第四出《议立》伍孚白：“壮怀思马革，孤愤托鱼肠”，曹寅《楝

亭诗别集》卷一《咏红述事》诗：“莲匣鱼肠跃，龙沙汗马盘”也用了“鱼肠”典故。

第五出《别女》外白：“曼倩诙谐取自容”，曹寅《赠卜者杨老》亦用“曼倩”典故：“杨老恒来往西轩中，嘉其有隐者之气，故题数语于枣香图之末，且证毛君以曼倩戏拟之不伦也。”（《楝亭集·楝亭文抄》）

第六出《歃血》曹唱：“钜鹿昆阳，屋瓦须要震眩”，曹寅《摸鱼儿·芦花》中“怒潮万马腾踏，长风尽卸昆阳甲”（收录于清初蒋景祁《瑶华集》中）诗句，用的可能也是“钜鹿昆阳”的典故。

第九出《大战》：“指日戮鲸鲵，名姓麒麟画”，曹寅《畅春宴张灯赐宴归舍恭纪》诗之二：“狂收瀚海鲸鲵靖，清润瑶山草木新”（《楝亭集·楝亭诗抄》卷八），与本出“戮鲸鲵”用典相同。

第十一出《谋卓》蔡邕唱：“征书敦迫唱鸣驺，北山猿鹤眇予愁”，与曹寅《西苑晚出寄初明》“最是天涯松菊老，北山猿鹤梦迢迢”（《楝亭集·楝亭诗别集》卷一）用典相同。又邕唱：“朝廷理乱，借箸实难筹”，此与曹寅《贺新郎·与桐初夜话分别》“世味堆盘谁借箸，除了犀杯玉罍”（《楝亭集·楝亭词抄》）用典相同。

第十五出《探狱》董祀唱：“胆轮囷，一腔忠孝”，曹寅亦喜用“轮囷”一词，如《和冷斋西轩玉兰原韵》诗：“十步轮囷影错连，三株手植自当年”（《楝亭集·楝亭诗抄》卷四），《樗下二首》：“老树运秋霞，轮囷绿满家”（《楝亭集·楝亭诗抄》卷五）。唱词中的“把蔽日阴霾一概都消”与曹寅诗句“浊世阴霾难久障”（《楝亭集·楝亭诗抄》卷四《中秋西堂待月寄怀子猷及诸同人》）相应。

第十八出《起兵》及二十六出《夜猎》中都有“名王”字样，指古代少数民族声名显赫的王，在曹寅《正月二十九日随驾入侍鹿苑，正月初十日陛辞南归，恭纪四首》中也使用了与此含义相同的“名王”一词：“期门百对龙旂后，更有名王万骑陪”，作者自注：“喀尔喀、厄鲁德尽归旗，奉番来朝”（《楝亭集·楝亭诗抄》卷八）。

第二十一出《出塞》文姬唱：“汉殿妃，中郎女，一样穷荒红泪雨”，《中郎女》是清初南山逸史同类题材的戏曲作品，而刘廷玑《在

园杂志》说曹寅《续琵琶》“驾出《中郎女》之上”。第三十三出《入塞》文姬唱词有“早又吊琵琶”句，《吊琵琶》也是同类题材的戏曲作品（清初尤侗所作）。

第二十七出《制拍》的遣词用语诸如“鹄弦”、“入破”、“轻挑慢撚”、“檀槽”、“哩唻哟”等与曹寅诗句多相应，如《诸敏庵弹平调琵琶手法特妙，无和之者，感赋长句》：“鹄皮玉拨矜儿曹……高宫入破无繁徵……轻拢慢撚得余闲……群看轮手拂檀槽”（《楝亭集·楝亭诗抄》卷三）、《辛卯孟冬四日，金氏甥携许镇帅家伶见过，闻乐也，间坐塞默胡卢而已，至双文烧香曲，闻有哩唻句，记董解元西厢记曾有之，问之良然，为之哄堂，老子不独解禽言，兼通蛇语矣，漫识一绝句》：“团郎漫纵哄堂笑，摘耳犹闻哩唻。”（《楝亭集·楝亭诗抄》卷七）

四、从《续琵琶》与《楝亭集》用语与意向相应处看曹寅的隐遁思想、忧患意识与遗民心结

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的隐遁思想及深重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曹寅的整个生命，这与作者的遗民心结有密切关系。比如《续琵琶》第二出《述志》“何人可下陈蕃榻，此世休弹贡禹冠”一句，此与曹寅《临清闸听水》“一悟浮生灯影是，弹冠犹惜故乡尘”（《楝亭集·楝亭诗抄》卷一）诗句有合。弹冠入仕，宦海人生，虚浮不实，如梦幻泡影，虽身居魏阙，犹惜故园丘山。曹寅此诗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年二十八岁。

第三出《却聘》蔡邕说：“年华半百须臾事，拂袖归山效采薇”一句，写蔡邕欲效伯夷叔齐隐居不仕，而曹寅《楝亭诗别集》卷二《见雁怀马伯和》诗云：“半醉犹携锸，长歌羨采薇”，透露出同样的隐遁思想。伯夷叔齐为商朝遗民，商朝灭亡，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曹寅长歌羨叹，心欲效之，是具有同样的遗民心结。曹寅《见雁怀马伯和》诗亦作于三十岁前。又如本出文姬说：“蝉乃清高之物，无求于世，还有螳螂来捕他，这祸机真不可测也……这弦中变音堪为警悟，似教人藏身须固。”此出典唐李商隐《咏蝉》诗“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楝亭诗抄》卷二《闻蛙》。诗云：“我官同蝮氏，清夜听闲冷。忽忆寒蝉号，西风发深警”，与之相合。蔡邕唱“箕子佯狂，接輿无

赖”，此与《棟亭集·棟亭诗抄》卷一《送程正路之黄陂》“举讐黄州近，全身问楚狂”、《棟亭集·棟亭诗别集》卷二《哭醉行》“枯木晚饮器，放诞为佯狂”诗句有合。借用蝉之警示、佯狂箕子、楚狂接舆等典故，反映出曹寅的隐士思想和忧患意识。

第十一出《谋卓》蔡邕唱：“征书敦迫唱鸣驺，北山猿鹤眇予愁”，此与曹寅《西苑晚出寄初明》诗“最是天涯松菊老，北山猿鹤梦迢迢”（《棟亭集·棟亭诗别集》卷一）用典相同。“北山”，也称“北山志”，指隐居之志。出典南北朝孔稚圭《北山移文》。“猿鹤”，借指隐逸之士。清方文《饮从兄搢公民部》：“猿鹤岂无干禄意，江关只恐厌人稠。”宋赵必象《挽赵北山》：“北山猿鹤多凄怆，独对梅花泪暗挥。”“松菊”，亦指隐居之志。晋陶潜《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唐刘禹锡《酬令狐相公赠别》诗：“田园松菊今迷路，霄汉鸳鸿久绝群。”宋卫宗武《刘锦山自衡州归复书仍贻之》诗：“愿坚如兰心，共缔松菊盟。”虽素有松菊猿鹤之志，但因蒙执政器重，今田园东篱已芜，却归隐之梦迢迢。

第三十三出《入塞》文姬唱：“似辽东丁令鹤归来，怕人民非是只见城和阙。”“辽东丁令鹤”出典《搜神后记》卷一：“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后用以比喻人世的变迁。文姬入胡十年，嫁人生子，自认为“失坠了名节”，一朝丁令鹤归，自然惶恐痴呆，一句“怕人民非是只见城和阙”，其心中酸苦溢于言表，曹寅亦是辽东（千山）人，其《哭陈其年检讨》诗：“得似辽东鹤，重来吊故丘”，亦用此典，则清初明遗民之事清者难言苦衷亦如是也。清初明遗民之降清事清者多用此典，其心结可知也。如洪承畴《过锦州》诗：“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跃燕山恋帝居”，胡介《满江红》：“走马归来，西陵下、斜阳满树。回首处、酒垆犹在，河山非故。久客不知家远近，重来却怪人惊顾。听啼鹃也道不如归，归何处？草元阁，兰台署，扬州梦，秦淮渡。走人间未遍，苍凉日暮。惆怅辽东丁令鹤，当年华表谁为主？但相逢莫负故人心，三生路。”（《明词综》卷八）另外，“青

门故侯”作为前朝遗民的代称，第三十出《筑坟》的“寂寞云亭失故侯”是将扬雄、蔡邕与“故侯”同等看待，则作者的“遗民外史”情结亦可见一斑。

作者的忧患意识与他的历史观及晚年的处境也有关联，我们下面会提到。

五、《续琵琶》主题及作者曹寅的历史观

《续琵琶》主题及作者曹寅的历史观从《开场》的《西江月》词中即可窥其大概。“千古是非谁定，人情颠倒堪嗟”，超越史学的封建正统观，把颠倒混淆了的人情是非重新扶正厘定，这便是作者的历史观和本剧的主题。具体说，为曹操翻案，为蔡邕正名，为文姬包羞忍羞提供依据，这“三为”即是《续琵琶》的主题。

《后汉书·蔡邕传》的“赞”说其“籍梁怀董，身浇名毁”，出于封建正统观，对蔡邕事卓已有微词。至南宋戏曲及说唱文学中，又将蔡邕事卓文学化为蔡邕入赘牛丞相府，用以影射批判北方事金的汉族士人，渗透了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民族色彩。在《续琵琶》中，曹寅为蔡邕做了全面的正名，扬弃了依附于政治的封建正统观。卓之于邕，虽以权势挟持其出山，然确有惜才之谊与知遇之恩，而蔡邕却常怀归隐之志而不欲涉足权力中心；王允密谋除卓，邕言“不敢谋亦不敢泄”，一旦董卓失势，邕又不欲挤之落石。明人李贽点评《三国演义》蔡邕哭董卓之尸说：“士为知己者死，若卓果为知己，哭之亦无不可……设有人受恩桀纣，在他人固为桀纣，在此人则尧舜也，何可概论也？董卓诚为邕之知己，哭而报之，杀而殉之，不为过也。犹胜今之势盛则借其余润，势衰则掉臂去之，甚至为操戈、为下石，无所不至者。毕竟蔡为君子，而此辈则真小人也……余取蔡之死董者，取其不负知己，非谓其遂不负汉也。”在这里，蔡邕的人格主体性得到强化，而政治的、正统的观念被弱化掉。

本剧多处将蔡邕比拟扬雄，因邕之与雄人生经历多有相似之处。扬雄亦是被裹挟出山事莽，后因王莽事险些送命。南宋朱熹以前，扬雄一直被称作“亚圣”，而此后的身后名便走了下坡路，这与蔡邕的

情况一样，都和政治有关系。一般说来，自魏以来，汉族或少数民族在北方建都或建立政权，多以曹操为正统；汉族政权南迁后，为争正统，则多以刘汉为正统，即所谓“扬刘抑曹”。如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南宋朱熹《通鉴纲目》。二人在主观上都希望远离政治，逍遥超越，但在客观上都未能摆脱政治的纠缠和迫害。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借孔明之口指扬雄为“小人儒”，显然反映了作者的以刘汉为正统的传统历史观，《续琵琶》的作者则对此做了扬弃。

曹操不用粉面，以外扮，始于清初南山逸史《中郎女》杂剧，但舞台演出“外扮孟德”则当始于曹寅的《续琵琶》，因为《续琵琶》剧本的舞台提示并没有说“外扮孟德”。本剧为曹操正名翻案是全面的和系统的，这集中体现在其赅琰续史、接续文典上。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曹寅的历史观上，可能有循环论的东西，比如第三十一出《台宴》，在讲到曹操时说：“俺相爷独掌朝纲，位兼将相，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其乃富贵已极。”其所用词语与董卓、王允全同，这或许多少寄托有作者潜在的文化忧虑与祈盼。

但《开场》的《西江月》与下场诗似乎存在矛盾，这需要给予解释。

《开场》诗的思想与全剧吻合，都体现了为曹操、蔡邕、文姬正名的主题，而接下来的四句“题目正名”却与此有些矛盾，这四句是：“没意志中郎续汉史，拼鲁莽司徒多一死，好修名老操假妆乔，包羞耻寡女存宗祀。”

“拼鲁莽司徒多一死”与第二十出《陷京》中对王允的描写接近，但更吻合于《后汉书》、《三国演义》及诸家会评，而“没意志”、“假妆乔”、“存宗祀”则与全剧思想不合。

蔡文姬在匈奴的“包羞忍羞”及归汉后的重嫁董祀，绝非是为了“存宗祀”，而是要续成父志，续修汉史，这是文姬在匈奴隐忍苟活的精神支柱，也是本剧的主题之一。《后汉书·董祀妻传》说：“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可见“存宗祀”之说是源于《后汉书》。“没意志”是指《后汉书》及《三国演义》说蔡邕向王允乞求“从宽黥刑，续成《汉史》”，而《续琵琶》则是写蔡邕“玉碎于王允”，乃完全颠覆旧说也。至于“好修名老操假妆乔”，